

題目：她

轉開一早的清醒，抬頭見的是真實。

拉拉近耳旁的細軟髮絲，帶有幾根分岔，視線不敢遠離一秒，隨手胡亂抓起依舊待在原位的塑膠梳子，指間吻過的每處，梳身褪去了原本花樣，整齊排列地滑過微微打結處，強迫每一絲回歸原位，忽略手臂的抗議，硬是一次又一次地磨損它們的原貌，又少了幾根。

端詳了半天，額上冒出的初生痘痘，還算輕微難見，可心中隱隱地作祟，忍不住再次嘩啦一聲，大量的泡沫掃過平板臉上的每一角，用力地來回搓揉著，就怕它愈發愈大，甚至感染別處，有點慘白的肌膚，被蹂躪地發紅，總算是帶點血色，精神許多。

「妳又再幹嘛？快遲到囉！」遠方傳來熟悉的呼喊聲，是媽媽，總是催促著，從沒一刻停歇。

轉身之前，再看了看鏡子一眼，整整衣服，拉拉裙擺，衝著自己微笑，確保牙齒是潔白明亮的，這是她對自己的堅持，保持整潔。

從樓梯間蹦蹦跳跳地躍下，顧不得桌上已買好的早點，和叉著腰臉色難看的媽媽，蹲下身子，套上還是新得發亮的黑色帆布鞋，聽說這是基本款，但她其實也不太懂，只是讚美很讓人醉心，她伴隨著忙碌的節奏鼓動，而媽媽卻永遠不懂休息。

「妳為什麼總是這麼慢？又不吃早餐了嗎？」話語中有責備，也有隱藏濃厚的關心之意，只是低著頭穿鞋的她，刻意忽略這一切，沉默以對。

終於穿好繁複的帆布鞋，跟隨流行藏起了鞋帶，完全合腳的造型，顯得腳板嬌小可愛，搭配黑長襪，即使是平凡無奇的學校制服，頓時也活躍起來，再拉拉黑色百褶裙的裙角，側身回頭看看，摺痕還在吧。

媽媽停止嘮叨，見她只是輕聲道再見，便頭也不回地奔跑出門，媽媽回頭望了望桌上似乎有點微涼的早餐，現在已經入秋了，天氣變化大，明天還是要讓她多加件外套才對。

遠離家前面那條長得不像話的小巷子，經過好幾個轉角，終於可以看到大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，讓她鬆了口氣，往旁邊的人行道走去，已經有好幾個和她身穿同樣制服的學生站著，有的人聽音樂看遠方，有的人拿著單字本苦背，還有的人手裡拿著早餐，就這樣吃了起來。

日復一日，早晨看到的成員幾乎相同，彼此雖然見過，卻從不打招呼，她也不認為有什麼不對，如往常一般，她擠進平日所待的小遮棚裡，漆成寶藍色的長椅上有些斑駁，但總是存有一點空間，是留給她的。

要不了許久，公車笨重的身軀緩緩靠近，所有人開始有了動作，自動自發排成一列，依序上車，整車的乘客除了她的同校學生外，別無外人，這是校車的方便之處，少了許多雜七雜八的人出現。

沒有位置可坐，她隨便抓住椅背後的把手，跟著車身搖搖晃晃，肩上沉重的壓力，這時竟隱隱作祟，讓她有些支撐不住，另一手還提著提帶，裝得是上課用的參考書，她已經沒有多餘的力氣去調整肩上的背帶緩緩滑落，她試圖聳肩把背帶用回原來位置，可惜徒勞無功。

應該是撐不住了，背帶就要滑落時，而單薄的胳膊瞬間準備好承受那突如其來的重量，就在這時，有一股力量，將它拉回原處，背帶沒有掉落，手臂安然無恙，但是心卻落了一拍。

坐在她右手緊抓把手的椅背前，是一個面容清秀的男生，一頭短髮修得整齊卻不會刻意製造流行，就是簡單的刺蝟頭，沒有令人作嘔的濃濃髮膠味，更沒有她所認識的男生們所散發出那股汗酸味，他有一雙黑得發亮的眼睛，而也只是一瞬間，她還來不及多記。

「……謝謝。」怯生生地道歉，她趕緊低下頭，不敢再多看那男生一眼，伸手抓了抓那頭秀麗的短髮，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因為她臨時意識到剛剛拼命掙扎的自己，想來有些丟臉。

「不會。」簡單的回應，而後他轉頭看窗外的風景，彷彿剛才沒發生任何事情一般的自然，反而是她內心一直忐忑不安，暗暗打量起那男生。

仔細一看，鼻子好像比一般人再高挺一點，感覺有點神似外國人，而眼睛則因為單眼皮，所以顯得有點細小，她是比較喜歡雙眼皮的說，嘴唇似乎稍嫌單薄，會不會是很薄情的人呢？

突然發覺自己開始評斷那個男生的外貌時，她下意識地撇開了眼，卻也不小心地瞄到了他的學號，紅色，和她同年。

又有人上車了，她順著來勢洶洶的人潮被推向了車的後頭，重新調整了一番，她又悄悄看向幾乎要隱沒在矗立的人群堆中的那個男生，他依舊看著窗外的景色，好像沒注意到她的離去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覺得有些失落。

顛顛簸簸，搖搖擺擺，公車大膽駛進校園中，放下了一車庸庸碌碌的學生們，三三兩兩地往教室方向走去，她也跟著下車了，刻意從前門穿過，卻沒有見到方才那個男生，下了車，也沒有發現他的身影，想是先走了吧，此時她的內心竟然有小小的抱怨。

「姚姚，早啊！」一個熟稔的呼叫聲響起，迎面而來的是她的好朋友，家家。

家家有一頭漂亮柔順的烏黑長髮，髮絲根根分明，和家家並肩行走時，還能夠清楚地聞到家家的髮香，那張如鵝蛋的小臉，透明無瑕，近看也找不出那些所

謂的凡人憂慮，而小巧精緻的五官，硬是比別人出色許多，唇紅齒白，笑起來還帶點小酒窩，就連她身為女生都會多看上幾眼，更何況是那些男生。

用手順順留不長的短髮，還是有些地方打結，她有點沮喪，家家的天生麗質，纖弱的骨架，是她所沒有的，拉拉微皺的衣襟，她開始和家家閒話家常，忘了剛才短暫的不快。

家家忽地停下腳步，高舉著白皙的手臂左右搖晃，眼神躍過呆愣還搞不清楚狀況的她，朝她後頭大聲喊道，「阿平，早安！」

順著家家的眼神回頭看去，她嚇了一跳，那不是剛剛那個男生嗎？

不過她並沒有表現出來，只是有點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看那個男生朝她們走來，心跳隨著那男生的腳步跳動，她緊張地扯一扯裙擺一角，暗暗希望不要有人發現她的激動，她很怕讓人知道的。

「家家，早啊。」如同在車上的回應，他的聲調依然是冷靜平淡，不論是對她還是家家，這讓她嘴角忍不住牽起一絲微笑，她又抓了抓她那頭短髮，這次感覺很柔順。

可是他好像沒有認出她，明明是件尷尬的事情，為什麼她內心竟然還期待他會記得？

此時，男生的眼神突然看向矮家家一點的姚姚，眼神似乎帶些疑惑，當時的她，真的很想找地方躲起來，卻又想聽到他會說些什麼，只好傻傻待在原處，意外的是，他雖然有遲疑幾秒，但終究還是把疑問給吞回去了，沒問出口，接著他便隨口道聲再見，往另一個方向走去，原來他是理組的……

「家家，妳認識他？」她是有些失望，或許今早的事，他根本不在心上，這就是男生。

「是啊，高一同班。」家家不以為意的回答，雖然只是隨便問問，但她還是希望家家不要發現她的怪異之處，所以她趕緊轉了話題，讓兩人的注意力轉到別處上。

學校生活，每天維持同樣的步調，上課聽課，心思總會飛去大半，盤算今晚的活動，下課休息，三五好友聚成一團，談論著昨天電視上的麻辣話題，盡是說些明星藝人的緋聞八卦，彷彿他們是認識好幾十年的朋友，其實充其量不過是陌生人，偶爾學學所謂的大師談談時尚，了解最近在流行什麼。

翻翻朋友的服裝雜誌，她們興高采烈地研究，甚至約起下次的購物時間，說要去市區逛逛，一想到這裡，大腿開始隱隱抽搐痠痛，但她還是笑著，附和著買衣服的意見，心裡想的是，最近又要開始省錢了。

家家坐在一旁，和那群女生打鬧著，依稀聽到她們大聲笑鬧，「家家，你皮膚好好喔，都用什麼保養品？」

「咦？我不太用保養品。」家家偏著頭一笑，天真可愛，那時女生們又開始鼓噪，妳真是天生麗質耶，等等的讚美言語幾乎每天都上演一次，不知道她們是怎麼想的，但是，她悄悄摸上額頭新生的痘痘，有點悶，有點不舒服，她可是都很認真的保養。

打掃時間，她陪家家去上廁所，廁所還有人拿著掃具，明顯還未清理全，可是一看到家家的她們便自動讓出條路，讓家家可以方便進去，她站在外面，眼睛偷偷瞄向旁邊的鏡子，從鏡中她彷彿可以讀到她們的心聲，好漂亮的女生喔，這是她一輩子都聽不到的話。

鏡中倒映出家家的身影，家家低頭拉了拉裙擺，長髮瀑瀉而下，比黑耀石還要搶眼，而上頭的光澤，比月光灑在湖上更令人感覺出生命力，她又下意識地抓抓短髮，她的頭髮好像顯得更小更亂了。

放學時刻，總是和家家一同前往市區晃晃，家家喜歡看一些可愛的小東西，那些兔子玩偶在家家身上特別活躍，也特別好看，她也跟著摸摸小飾品，書包上已經掛了一些玲玲噹噹的綴品，都是現在最熱門的。

「姚姚，這個好可愛喔。」家家把一個粉紅蝴蝶結髮圈放在頭上，不可否認的，家家人比這蝴蝶結更為俏麗，她有些木訥地點點頭，下意識的微笑。

家家白皙的手指忽然閃過眼前，下一秒她才發現，家家把蝴蝶結比在她的頭上，開心地笑著說，「姚姚，好適合妳喔。」

她從旁邊的小鏡子看去，是嗎？她的臉有點黃，沒有家家的白嫩可人，粉紅色對她而言，好像有些黯然失色了，再說了……

「好可惜喔，頭髮再長點就可以綁了。」家家嘟嘟小嘴，有些失望的把蝴蝶結放回原處。

是啊，她的頭髮沒有光澤，摸起來還有些乾澀粗糙，甚至不夠長，不夠飄逸，她再度抓抓短少的那頭黑髮，是如黑夜失去星辰的暗黑，沒有明亮。

公車站擠滿人潮，揮別遠走家家的美麗背影，家家走得有點急，長髮飄動地厲害，因為街口有一個影子在等家家，是家家的男朋友，記得是理組的風雲人物吧，聰明又會玩，是天作之合。

她又無所知覺地站著，靜靜等公車，思緒卻又飄起，家家是為了等男朋友才會拉她一起逛街，她知道的，但她就是不會拒絕，明明清楚媽媽不喜歡她在外頭遊蕩這麼久，她還是不改，每天不就是這樣。

幾乎可以想像媽媽張牙舞爪的氣臉，她已經會背了，那些一成不變的訓斥言語，等爸爸回來又是一頓罵挨，大多脫離不了課業、升學等等，她是明白了解那些東西的重要，可是卻提不起勁，這樣或許也好。

一個輕柔的觸碰，瞬間拉回她飄遠的思緒，似乎是有人在拍她的肩膀，她向

右一看，是早上的男生，叫做……阿平吧，這時她才赫然發現到，她是在意的，在意早上他的幫助，在意早上他的不理睬，原來她這麼……在意。

「那個……妳好……」他的表情似乎有些尷尬，眼神不敢看向她，此時她心裡又開始蕩起漣漪。

「早上……不好意思，我不確定是妳……」他低著頭，像是做錯事一般，卻讓她笑開了嘴角，她的手攀上髮尾，抓了抓，有點柔嫩。

「我以為你忘了。」或許是第一次被人留下印象，她笑得甜美，笑得真誠。

阿平是個怕生的男生，說話向來精簡不多，可是卻十分細心，身為理組的他，其實對文組很感興趣，但由於父母親的堅決，使他不得不走向較為有前途的一方，他說，還是女生好，女生不用顧慮太多。

是嗎？她沒有問出口。

一路上，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，隨便談談，但大多離不了學校、課業和家家，她和他並肩站著，隨公車擺動，坐公車習慣的她，很能夠隨波逐流，即使許多人來來去去，她依舊可以找到最好的位置。

街景越來越熟稔，下車鈴響起，有點像是在催促她快點下車，她還想再多聊，阿平雖然木訥寡言點，但人真的不錯，很有想法，她很喜歡。

她沒有表現出依依不捨的表情，也沒有表現出還想再談的舉動，只是簡單的說聲再見，便轉身下車了，她站在馬路的另一端，看著對面回家的小巷入口，心裡卻掛念著剛走沒多遠的公車上頭，他住哪？在哪下車？

面無表情地通過斑馬線，她忽然發現她還有好多問題想問他，想多認識他，想要和他做朋友，這些念頭強烈得讓她有些喘不過氣來，她很少這樣的，她撥去前額的瀏海，順順髮型，即使沒人在她旁邊，她還是很注意。

還沒走近家門，就看到一個人影手交叉擺在胸前，看來是有些生氣，在還沒看清楚那人的表情時，就傳來一聲疾呼，「妳跑哪去了？知不知道現在幾點了？」媽媽的聲音永遠這麼清晰。

她緩緩走向媽媽，沉默以對，多說多錯，還不如少說幾句，換來幾分清閒，頂嘴只會為自己招惹更麻煩的處境，缺乏溝通？不，是不想溝通。

進門看到的是，一張張熟悉的臉孔，表情卻是生疏，明明是最親近的家人，現在卻這般嚇人，她無言以對，看到桌上的菜色，擺明是媽媽特別準備的，反而令她反胃，內心五味雜陳，方才的短暫愉悅，霎時消失，只剩下一房間的寂靜啃食她，桌上還堆著看不完的書。

耳邊傳來鬧鐘催魂式的鈴聲，撐起疲憊不堪的身軀，她緩步走向浴室，抬頭見得是張比昨日更加憔悴的面容，額上的可怕還沒有消失，甚至愈來愈明顯，眼睛略顯浮腫，下層的厚重眼袋像是滿溢著水的囊袋，尤其是暗灰色的黑眼圈盤據

在臉上，原本就屬蠟黃色的臉蛋，此時更加暗沉。

她不敢相信，除了錯愕，她更想到家家的美麗容顏，『我不太用保養品。』那時隨口的一句話，她記下了，現在又回想起，為什麼？

她瞄了瞄洗臉檯上的瓶瓶罐罐，猶豫了一會兒，又拿起來忙碌了整個早晨，她習慣早起一個鐘頭，就是為了擦抹這些昂貴的假像，左看右瞧，確定似乎好了一點，至少沒有比剛才嚇人。

樓下的催促聲又響起，她撇撇嘴，不以為意，轉個身，從鏡中仔細的檢查，抓了抓依舊短少的乾燥毛髮，怎麼還不變長？至少要長點。

接著，又是和昨天一樣的情境，套上新潮的帆布鞋，背著書包，提著提帶，跨過媽媽眼前，輕聲道再見永遠也不會再多回頭看一眼，遺忘的依然是那買好的早餐，而徹底忽視的是媽媽眼底的擔憂，手上還拿著準備好給她的外套，可是，她早已經跑得老遠……

今天或許有點不同，刻意迅速地逃離家裡，到了公車站牌處，她有些緊張地拉拉裙擺，拿出早上剛擺進去的新梳子，上頭還刻著小花，輕輕地梳著因為跑步而有些凌亂的髮絲，今天的頭髮特別柔順，特別好摸。

她站在小遮棚下，今天的她沒有坐下，帶斑駁的寶藍色長椅還在，位子也留著，可是她像是沒看到一般，一雙眼睛直盯著遠方，那輛公車會駛來的方向，她不會坐的，因為今天百摺裙的情況正好。

彷彿等了半天，公車才姍姍來遲，她有些積極地往前移動，很想趕快上車，跨上台階時，她如往常投完錢後，眼角的餘光偷偷瞄向昨天她站的位置，果然被她捕捉到一個她想見的身影，他的臉依然是往外看去，沒注意到上來的學生們。

她有點焦急了，如果都沒發現她怎麼辦呢？

即便內心焦慮萬分，她還是當作沒事一樣，甚至是假裝沒看見他，直直往他的旁邊走過，本來還抱持一線希望，希冀他會在重要的那一秒發現她，只是，一切都是空想，他看向窗外的動作不變，而她也走了過去，沒有交集。

身子隨著公車擺動，她有些茫然，有些失落，站在後頭的她，清楚可以看到他的一舉一動，發現他除了偶爾抬抬頭，其餘時間都在望窗外，狀似發呆，那為什麼會沒察覺到她呢？

眼睜睜地看著公車直接駛入校園，她的心有點涼了，等會下了車，他們今天應該都不會再見面，她還要補習呢，晚上是碰不著了。

可是，她不太想放棄，她往前擠去，試圖搶在他下車之前走在他前頭，她拉拉似乎有點翹起的短髮，將視線放在前面，假裝沒有注意到周圍的事物，而他背起書包，正要走出去，他們就這麼剛好碰上了，兩人都愣了一下。

「早。」他的語氣依舊平淡，並沒有一絲喜悅的感覺，只有公式化地打聲招

呼，立刻轉身下車。

「……早。」她也回應他，只是口氣更為冷淡，她不想表現太過熱絡，那會讓她有些難堪，沒想到他是這麼不在乎她……

她下車後，還是不自覺地看向他離去的背影，一樣是不同的方向，不同的教室，不同的課程，那漸行漸遠的背影，被早晨扯得老遠。

「姚姚！」一雙細嫩的玉手攀上她略顯粗壯的手臂，轉過頭去，是一張綻開笑靨的美麗小臉，家家。

「早啊。」不想讓家家看出她的不對，她硬是擠出了微笑，或許是她的演技太精湛了，家家完全沒發覺。

又開始說著沒營養的對話，誰能料到氣質溫柔的家家，說話也有粗魯的時候，不過，美女就是美女，聲音還是悅耳，美貌依舊如昔，絲毫不會有影響，她仍然只有羨慕，從鼻間傳來的清新髮香，讓她又忍不住順順帶點分岔的髮尾。

課程總是無法終止，老師的喃喃自語，偶爾能引起共鳴的只有笑話，帶點八卦的話題才能喚起熟睡的學生，其他想認真學習的人不過是九牛一毛，而她發呆著，只有在眾人起鬨時，她的嘴角會跟著牽起，眼底卻沒有笑意，她心情不好，但沒人發現。

明天是難得的周末，女生們最喜歡的時刻，想一同出去逛逛街，說到底就是花錢，灑出去的钱永遠會買不完想要的東西，推陳出新，就會激起新的熱潮，學生的流行，是團體中不可或缺的，她要去，不得不去，所以，她是笑著答應的。

傍晚的市區街道，來來往往的人群，她沒有仔細觀察，沒有心思，沒有心情，覺得胸口悶悶的，說不上來是為什麼，再者，她又不吃晚餐了，捏捏身上的肥肉，永遠減不掉，硬是巴著不走，她很困擾。

她正常的只有中餐，因為她不想讓她們發現她在減肥的事實，如果被知道了，她們會一直勸她吃東西的，說些甜言蜜語，讓她錯認為自己不胖，其實她身上多餘的肉，她比誰都清楚。

有些漫無目的地走著，她四處環繞，看看手腕上的指針，還早，離吃完晚餐進去的時間還早。

窮極無聊的她，往學生不太會經過的地方走去，淨是些辦公大樓，眼神突然對到前頭一對男女身上，有一股說不出的熟悉感，利用幾簇人群，她緩緩靠近他們，不看還好，一看就差點讓她叫了出來，但她極強的自制力，總是會把那些會另她尷尬的動作給壓抑下來。

那男的她看過太多次，也聽過太多次，他是家家的男朋友，而他手上緊握的溫度，竟是一個她從未見過的女生，仔細查看，身上所著的制服是附近的私立高中，她頓時說不出話來。

明明是國立高中的資優生，甚至還擁有一個氣質與美貌兼具的女友，家家，兩人的配對應該是上天的安排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她不知道該做何反應，只是很快地拿出放在書包內側的手機，以最快的速度將這影像擷取下來，然後把這張驚人的照片傳送給了家家，當她回復意識時，她已經做完這一連串的事情了。

她有些錯愕，不只是因為家家男友的背叛，還是因為她內心深處小小的嘲笑聲，她聽到那道聲音喃喃說道，「原來美女也會被背叛……」

她竟會感到一點點的開心和安慰，她頓時認為她好可怕，腦子一片空白，又不自覺地拉了拉她凌亂的髮絲，還不能穩下心神，到底是哪件事衝擊她？她自己都覺得迷糊，好迷惘，好困惑……

幽幽站在公車站牌下，她完全不記得今天晚上的課程，老師到底說了什麼，記不起來，無法思考而停擺的腦袋，在聽到某道熟悉聲音後竟又開始運轉，「嗨！」只是輕聲的一句招呼，她好像得到全世界。

回頭看去，果然是阿平，他這次是直直地看向她，沒有迴避，沒有害羞，她不禁又摸上髮尾。

「嗨。」她還是小心的回應，就怕表現過於熱情，甚至表錯情。

「這麼晚還不回家？」他正好拿著手機，瞄瞄時間，一臉疑惑的問。

「補習，你呢？」她表現自然，手指輕撥去過長的瀏海，兩人就像是熟識的朋友，肩並肩站著，聊聊天，她推測旁人看起來應該是如此，其實話題都摸不著邊際。

而她也任憑夜風吹拂，穿過等公車的每一句話語。

「喔，社團。」他微微一笑，應該只是善意，但她心裡就是忍不住羞赧，轉開視線，望向他後頭背的一把吉他，這時才注意到，原來是吉他社啊。

等公車這段無聊又空閒的時間，有他的陪伴，不至於那麼無趣，雖然沒有聊上幾句，但是他就算是只有站著，因為是在她身邊，她都覺得開心，覺得幸運。

她完全忘了家家的事情，忘了剛剛的驚嚇，甚至忘了對自己殘忍的畏懼。

再次睜開雙眸，她迅速按下吵鬧的停止鍵，硬是從夢鄉給跳了出來，走向那間專屬她的個人浴室，至少在這個早晨，她很開心。

鏡中出現那張再熟悉不過的臉孔，平日微黃的肌膚，今日竟帶些透亮白皙，還微微泛紅，看起來更有血色，更為動人，她的眼袋消腫後，退去的是一片平坦，連黑眼圈都幾乎不可見，還她清白幾分，襯托出她的眼睛也大上許多，可怕痘痘也在一時之見消去了，她覺得自己很漂亮。

梳梳原本及耳的短髮，異常柔順帶點些許光澤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似乎長了幾公分，她有些雀躍，對於頭髮的長短，她是在意很久了，那一頭飄逸的長髮，

她多想要有。

她原地轉了一圈，感覺裙襬飛揚的活力，想像一下日後的長髮身影，她確定今天的百摺非常整齊，快步地走下樓梯，而在迴廊處她多停留了一會，看了看桌上擺的早餐一眼，媽媽緩緩走向她，「早餐買好了，要吃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她微笑著，媽媽遞給她熱騰騰的早餐，臉上的和藹笑容，讓她覺得有些暖意，從心裡蔓延開來，滲透。

她穿好鞋子，準備出門時，媽媽叫住了她，「等等，外面會有點冷，外套套著，還有傘要帶著，今天會下雨的。」

她沒有拒絕，順手接過後，輕聲道再見，緩緩走出家門，現在時間還早。

公車站斑駁的寶藍色長椅，沒有留下多餘坐位，其中一個人取代了她原本待的位子，但她不以為意，她靜靜地站著，沒有焦慮，也沒有擔憂。

過沒有多久，就看到公車漸漸靠近，她跟著大家排好隊，魚貫上車，不慌不亂，並不是刻意，但眼角就是會瞄向原坐位上，他還是在那。

她撥撥頭髮，像是確保沒有亂似的，這次並沒有刻意躍過他，反而直直往他的方向走去，「早安。」如果她沒錯的話，她臉上的笑意是善意可人的。

「早。」他回過神，也還以她一個微笑。

接著的時刻，他都沒有轉身看向窗外，反而和她有些熱絡地交談著，話題仍舊不變，脫不了學校、課業還有家家，但氣氛卻變了，彼此之間的關係好像是更熟了一點，她心中暗暗開心。

公車同預定時間抵達學校，她和他並肩從公車上步下，有點無話不談的樣子，似乎有說不完的話，她心中顯得依依不捨。

「姚姚……」平日熟悉的悅耳聲音被掩蓋住，換來的是濃濃哭腔的嗓音，她驚訝地回頭，一個踉蹌的身影跌進她的懷抱中。

「家家？」一時反應不及的她，才發現倒在她胸前的那顆黑色頭顱，是她的好朋友，家家，那些斗大的淚珠弄濕一片，她只有呆愣著。

家家只是抽咽著，身體顫抖，說不出半句話，她只有僵硬地拱起身子，有些呆板地拍拍家家的背，突然間，她立刻會意過來，想起昨天的一切……

「家家，妳沒事吧？」一旁的他突然發出關心之情，不知道是不是她多心了，為什麼她總覺得他這回很不普通？很不一樣？

家家的身子抖了一下，她抬起頭，臉上佈滿的是淚痕，長髮散亂著，遮得看不清她的原貌，「阿平？」聲音是飄渺的。

「你先走吧。」她突然開口對他說道，她也不知道，為什麼她會這麼說，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，她不確定。

只見他有些微愣，看了看默默低頭拭淚的家家，再看看她一臉難看的臉色，

再傻的人也知道他不適合繼續待下去，「那……我先走了。」他的眼神最後掃向低首啜泣的家家，然後轉身離去，背影似乎還存有疑惑。

她注意到了那一眼，她有點難過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有些受傷。

她回了回神，帶著家家往廁所走去，讓家家洗把臉，不然會被班上的她們盤問，事情立刻會被大肆傳開，假設她們沒有立刻發現，事後事情還是會傳開的，但她現在就是不太想讓她們知道。

從鏡子中，洗完臉的家家，美麗不再，雙眼浮腫，眼睛佈滿血絲，烏黑秀麗的頭髮沒有光采，很像一堆黑色的稻草，皮膚暗沉得嚇人，甚至連黑眼圈都比她重上許多，額頭冒出一堆堆的小痘痘，要傾囊而出的樣子，實在不像平日那似女神的家家，說實話，她都比較漂亮。

她幫家家整理自己，聽她的心情，陪她一起傷心，唾棄那個負心漢，但又有誰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家家感謝她讓自己可以及早戳破那虛假的謊言，可是，她自己都不確定，她是真的是為家家好嗎？

她陪家家走回教室，所有女生一擁而上，她們豈會看不出家家的不對勁，細心，是女生的天性，她們左一句右一句地咒罵家家的男友，女生發起狂來，也是很恐怖的，然而家家空洞的眼神，透露出悲傷，她又抓抓微翹的髮尾，靜靜的陪著家家。

放學時段，她陪家家走回去，她不發一語，家家也說不出話來，她心裡是內疚的，因為她告訴家家事實，也因為她心深處的一絲僥倖，使她有著強烈的罪惡感，多看家家一眼，她都覺得畏懼。

走在熙來攘往的街道，任誰也不會去注意到兩個高中女生的失落，他們從身邊穿過，不做停留。

「姚姚，謝謝。」家家原本細緻的嗓音，有些粗啞，她彷彿被刺到了一下，這是家家嗎？

「我先走了。」好比逃難似的，家家的纖弱身影消失在人群中，那頭飄逸的長髮不再耀眼，所以她馬上就找不到家家了。

她呆站著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她緩緩移動腳步，朝公車站走去，腦中只閃過一個想法，應該要回家了。

她心不在焉地站著，目光呆滯往馬路上看去，黑壓壓的一片，除了幾許如星的燈光，她看不到其他。

一股熟悉氣息襲上她的肩，她看向那個方向，沒有猜錯，是阿平，她有點害怕遇到他。

他的臉上帶些沉重，不像她當初看到的清秀，細小的眼眸中不是木訥而純樸，是存有剛硬和認真的，他不再如印象般的清爽自在，那種平淡的氣息不再，

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感覺，是阿平嗎？

「家家呢？她沒事吧？」他的口氣有點急躁，有點擔憂，還有點憤怒，那時的她聽起來有些刺耳。

「沒事。」她有些不耐煩地回他，現在她的心情是煩悶的，不想再為他而多添一筆。

彼此沉默了一會，天空突然開始飄起細雨，打到她的鼻尖上，她抓了抓頭髮，有些發冷。

公車開著大燈走近，兩個人依序上車，沒有交談，她避開他的眼神，彷彿不認識，甚至沒看見一樣，他也沒說什麼。

她手攀附著把手，背對著他，又回到當初陌生的彼此，只是這時他們都沒發現，他們心中所想的是同一個人。

這條回家的路變得好長，她偶爾抬起頭從窗戶的倒影上看到他的背影，是她所熟悉的，高大的背影顯得平淡冷靜，沒有她錯認的慌張，他好像又回到她之前所想要認識的他，可是，他們還是沒有交談。

快到家了，她才又驚覺時間的流逝，瞄了瞄窗戶的倒影，赫然發現，他微微地側過身子，眼神所望的方向，同樣是她。

她不知道該怎麼反應，要做甚麼表情，只是又下意識地抓抓頭髮的分岔，有點不安，心情是複雜的，就連自己都不懂，她在害怕些什麼？又在期待些什麼？

下車鈴聲響起，她筆直的往前走，眼角餘光似乎瞄到他想開口的意圖，她硬生生地打斷，率先開口說道，「再見。」

不等回應，便頭也不回地下車，外面雨勢越來越猛烈，她任雨水無情地打在臉上，她奔跑著，因為慌亂，她知道，知道他想說什麼，心思縝密的她，早就猜到了，只是不願意承認而已……

黑暗中，沒有月亮，沒有星辰，只有接踵而至的雨水，狂肆地在她身上的每一處周旋，帶些苦味，帶些鹹味，嘩啦的轟隆聲響，帶著熟悉，而疲憊的她彎過好幾處的街角，幸好沒有路燈，不然現在的她，狼狽到連自己都不敢抬頭多看。

而那條長的不像話的巷子，像是沒有止盡，細短的頭髮，融入黑夜之中，持續地拉長，她繼續跑著，濕透了全身，可母親給的那把雨傘，依舊躺在書包的底層，完好如初……